

勞動界

第四十期

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

七一附 每星期日

出版 每册銅子二枚

總發售處上海法大馬路

大白馬路對面新青年社

演說

●無工無食

“No work, no bread”

震瀛

「無工無食」的意義 就是不勞動的不得食。這個格言，現自己已經實驗了。俄羅斯實行共產主義，誰也要做工。人人做工，才是正當的社會。現在不平等的社會，不做工的登衣美衣，做工的反捱飢抵餓，這實在是很不平等的。

我中國古代的聖賢，把社會分為勞心和勞力兩階級，以為「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」。這叫區別，明明是欺騙人喇。平等的社會，哪是應該治人的？和哪是應該被治的？治人的不對，被治的也不對。純正的社會，人人應該勞心，也應該勞力。一方面要做

工，一方面要讀書。做工是補助身體的強壯，讀書是補助智識的增長。偏於一方面，便不算完人。

社會上什麼東西，都是由勞働做出來，沒有勞働，便沒有現在的社會。可惜現在的資本家，把工人當做牛馬，劫奪工人的權利，爲自己少數人的享用。不獨不能尊重勞働，還要把勞働來摧殘。如果弄到人人不做工，那時候我們要衣，食，住，從那裏來呢？

我們所以不單要希望勞働界有覺悟，也要望希資本家有覺悟。做工是人類應盡的義務，衣食住便是我們的報酬，不做工的人，便應該沒有衣食住。因爲他們是社會的寄生蟲，阻礙社會進化，那些劫奪勞働生產的，便是人類社會的姦賊，罪大惡極，比強盜還利害咧！我們要改良社會，不可不注意這一點！

小說

●一個裁縫底日記

劉德洋

今日爲陰歷九月初一，是我們成衣鋪裏做縫工的第一日，從今以後，成衣行底生意，要一天忙一天了。諸工人國前此沒事回家的，現在也全上來了。我有一位朋友，是昨天才到的：今天他約我去吃茶，我就允許了他。

我們到了一個茶棚，說了些家中景况，不覺說到本行，我友說『我們行中現在太腐敗了

：行中規矩，行人生活，我都覺得苦楚。我也念過幾年書，也看過新社會的出版物，也聽過些通俗演講，越覺我們行中不合人情的事情很多，今日是九月一日，就按今日加雙工說罷：原來現在天短夜長，加上夜工，也理所當然；最可恨的就是夜裏一做做到後半夜兩點多鐘；試想一人精力，能有多大，自早晨七八點起床，一直到日落，除吃飯便溺外，沒一刻不伏在案上，已是腦昏眼花；而休息不多時，燈又亮了，學徒的案布一鋪，做工又須上案；及夜深人靜，萬聲全沒的時候，試往門外一立，只聽得噴水聲，剪刀聲，扯衣聲，天天如此，一直到年節。整整四個月。你苦不苦！無怪我們都是肌黃面瘦，精神萎靡，說病就病，說死就死了！所以這種規矩，差不多是給了我們死刑一樣。但是我們行友，都是想發財的，日夜雙工便得雙工錢，所以甘心要犯死刑；這也足見我們窮人生活不易底緣故，若有人提出作工時間限制，必定引起反對。唉！我們會不發達，各種實事工場能安排我們的沒一處，所以幹甚麼老死幹，即使所業黑暗萬分；若想改業，再也不能的；所以成衣行雖說不好，也無可如何。再說成衣行底房子，大半是窄小骯髒，二三間的房子，甚麼櫃的，鋪工的，學徒的，至少也有六七間，再加一個煤煙薰人，臭氣不堪的高竈；日後天氣漸冷，把門窗糊個風孔不透，你看要不要悶死，要不要悶死？若往地下一看，則案下積塵；除年節打掃外，一直積到三百六十日。照此看來，比較沒屋住的強些罷了！但是我們雖說身體受苦，而吃的飯還不差，每天兩頓大米或麵飯，晚上十點以後再點補一次；所以口腹還不受屈。但是我們每年照例，到四五月以身長短一分了，越看毛病越多，越說越氣，

於是大發雷霆之威，把我們卑賤種子，一五一十地數了一頓，我們只好忍受賠不是，終究照樣還他一件作罷。還有一次更希怪了：一位先生拿了一件破皮襖去縫補，補完拿去，不片時，那人怒衝衝地進門就罵，硬說他袋裏底五元紙幣偷了，我們不認，他反身就去，登時同二個巡警來說是帶賊。於是立刻把掌櫃帶區究辦，硬把他下在監牢；後來聽說是他自己底跟人偷了。你想恨不恨？唉！我們在其後，生意蕭條，做工的多半賦閒，一直到八九月，離家近的，可以回家，一年也剩二三十元。若不能回家，把一年所得的，花的也剩不多了。所以幹這一行的，雖是勞苦終身，終沒積蓄的，至於我們在社會上的地位，不知怎麼淪到奴隸似的天地，我想到這里，更是生氣；而我們同行，却甘自卑賤。有人罵我們，只好承受，再也不敢理論。我記得有一次給一位關先生做了一件衣服，他說給他做壞了；甚麼邊緣故寬了，針角大了，紐兒短了，領子低了，袖口窄了三分了，共和國體之下，硬受這無形的社會階級，難道不可怪嗎？我友說到此處，已是唇焦舌弊，我就對他說『別怨天尤人了！我們現人此行，當發憤自強，趁着社會要改革的時候，多看看有益的通俗書，多聽些有益的通俗演講；以爲我行中改革的預備，使我們行規完善，使我們生活富裕，使我們人格保全，使我們爲社會重要的一份子，以增進社會的幸福；這才不負勞工神聖底命令了』。這時候，日已落了，我們作別罷！於是各歸鋪中，我細想友言，覺得有理，因寫出來，當作我今日底日記。

讀者投稿

●我們底勞力哪里去了？

陳為人

兄弟們！我們爲什麼要去勞働？這是大家知道因爲食呀，衣呀。我們從早到晚，都在勞働，爲什麼衣食還不夠敷用？這是大家應該想想呢！

那般資本家，什麼老爺們，少爺們，太太們，小姐們，左點沒有勞働。他們偏偏有那豐富的衣食，高大的房子，美麗的器具使用。這難道從天上飛下來給他們的嗎？

同是一樣的人類，怎樣單獨叫我們一天到晚勞働？爲什麼世界上有這樣不公平的事，我們做工的人，倒反不及那般坐吃的資本家有那樣好的衣穿，好的食吃，好的房子住，好的器具使用；我們有時還要一碗糟米飯到沒有吃？

唉！我知道了，我們底勞動力，都被那般資本家強盜了去！那好的衣，好的食，都是我們用勞力去換來的；却被資本劫去了。高大的房子，美麗的器具，都是我們費勞力去造成的；却被資本家佔去了。可憐我們做工人！一年四季，沒有一天不是急急忙忙地作工，每天所得的工錢，至多也不過三四角，除了自己底衣食費之外，還要養一般妻子。唉，世界上哪有這樣不公平的事？凡是我們做工的應該想想！我們底勞動力終究到哪里去了？

●我們要做『真正的工作』

季原杓

這個社會，既然是要我們組織的；我們對於這社會，就不可以不有相當的貢獻。我們究竟該拿什麼東西去貢獻呢？我以為就是『工作』！

因為我們平常生活的要素，是：『衣』，『食』，『住』。試問這衣食住三項，那一項不由『工作』而來？我敢說：假如不由『工作』而來，總不能算是『正當的生活』，而且也不能長久的。』所以『不工作沒有飯吃』的格言，我認為『真理』。

『我們為什麼要工作？』的問題，既然明白瞭然，那末，就應該再來研究——『什麼是真正的工作？』

拿自己的勞力，做成有益於人類的事業，這就是『真正的工作』。什麼是有益於人種的事業呢？就是人類必需普遍的，能教人類物質上，或是精神上，得到滿足的快樂，這都算是有益於人類的事業。照這樣看來，我們雖是勞力，而勞力的結果，却不能有益於人類，這一定不能算是『真正的工作』。例如：我們打撲克，又麻雀，摸紙牌，無論把精神用到如何的疲倦，也是無用。因為打撲克，又麻雀，摸紙牌，不是人類『普通所必需的』，既不是人類『普通所必需的』，還能認他是『真正的工作』嗎？這種『非真正的工作』，我們為全人類計，決不容彼存在；但是我們只要能勞力——真正的工作——無論用體力、或是用腦力，都可算是工作的人，並無階級之可分。

怪呀！現在一般資本家，利用工人，在工廠裏所生的利，他們就可以穿不愁，吃不愁，玩不愁，所謂『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竭。』而那些工人，却是一天到晚工作，還要擔心衣食沒有着落，教育子女費更不用說，至於談到玩的，屑，那更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事。拿這兩種人比較起來，豈不是不平等之至嗎？

我們所嚮往的新社會，資本家底蹤跡，不該准他存留；因為他們未曾認定『勞力即是資本，勞力即是生活的要素』底本旨。

同胞！同胞！大家各做各的『真正的工作』！

詩歌

喻工友

王 曉

我親愛的工友啊！莫知於你他的痛苦來自從前。

從前有些商賈子，更有那些家底貴，

他們愛造一些不平的階級，也勞了墾到無限深的泥底邊。不知道人類受自然界的困苦

，要靠着你們來安全。

祇說「勞心」「勞力」，「不顧你們苦憐憐」。

釀成這種含着冤索的不良習慣遺傳下來，害了你們多年。

二

唉！我親愛的工友啊！人生有幾年。

好像那九月的朝露，樹上的哀蟬。

你們天天勞過不休，還要受着許多的辱罵，或遭着許多的鞭拳。

日做夜做，不得安睡。

夏日天炎，伴火熬煎；

氣息喘喘，血汗漣漣。

房屋穢濕，臭氣薰天；

瘟疫起了，性命難全。

一到了冬天，冷沒衣穿；

兩股雙戰慄，食不下咽。

這樣勞苦，每月所得的不過少許銀錢。

怎麼能活你們的父母妻子？莫管那置產賣田。

十二月還打不清開消，過不得個好熱鬧年。

唉！我親愛的工友啊！看你們的境寓，真是可憐！真是可憐！

三

我親愛的工友啊！請你們反看那些資本家。

他們任意揮霍，不知幾多豪奢。

身上要好看，披的是綵紗，

出門不行路，坐的是汽車；

限班隨着走，日口喊老爺；

令人看見，不禁肉麻。

他們天天嬉嬉過，你們祇聽叫「喂！」「呀！」

同是人類中一分子，生活的階級却千里的相差。

到底有什麼緣故呢？——

不過他們醜惡的心思，好像那毒蛇。

四

我親愛的工友啊！現在工人自決的聲浪正在方張。

望你們放開眼界，早誦黃梁。

趕快將你們的困苦去掉，為工界爭光。

要拚命的堅持奮鬥，莫像那見日便溶的朝霜。

還你們自己的人格，把你們的索願早償。

勸你們努力努力，祝你們的志氣健強。

本埠勞動界

●黃包車夫拉車吐血

士崎

本埠貝勒路，前幾日天色正在黃昏的時候，有一個黃包車夫，忽然倒在地上。口中鮮血不止的流出，手和足都縮着一塊，兩只眼睛也連翻的不住，一時他的屎尿都不知道出了多少。旁人看的也只垂着三寸長的舌爲他驚駭，毫沒有說給他以救濟的方法的。可憐！這個活潑潑的人，他的性命真是十生已九死了！幸被巡捕開知，急忙跑到他的側邊一看，他說：這個病兒我曾看見過。於是在他的身上拿出來一點甚麼藥品，弄了一杯開水，給這車夫吃。這車夫吃過之後，口裏的血漸漸的止了，神經也稍爲清醒一點了。比較在先的氣象，要好過三分之一了。後來旁人有問他的姓和他所以得這樣的病者，他答曰：『我是姓徐，我這幾天天來，並沒有甚麼毛病。只因剛纔拉的這位客，是從四川路拉來的。不知道他有甚麼要事，他坐在車上，不住的催我跑，我或稍慢，他就亂罵起來。所以我也沒有法子，只得急急忙忙的從他的命拉往前走。不料到了此地，我一停車，我的心覺得非常之痛，漸痛漸很，漸痛漸很，不五分鐘的光景，就現了剛纔這樣的烈病哪，』他講完之後，在旁的

人都各自散去了，於是他自己請了一個工人，就自己的車坐了，叫工人拉他回去了。

●板箱作夥友要求加資解決了

南北市的板箱同業，要求增加工資，未得解決，和種種的情形，在本刊已曾紀過，現在得悉該同業，得有皮箱業出爲調勸，並且以此時的銷路，正在繁忙的時候，應該雙方息爭退讓，早點兒解決爲適宜，故大小各作主，於日前已議決了一回工資，凡誰做滿一房，（最大四隻）給工錢七百文的，現增加八十文。以後每房的工資，照七百八十文算好發給。一班作夥，聽了這種辦法，也都滿意，於是一哄的出上工去了。故此要求增加工資的事，到十一月五號纔正式解決。

●漆業工人反對店主扣資

本埠南北市漆業工匠底工資，經過了好幾次的風潮，才達到每工大洋四角。現聞各店主每工扣取漆業公會善舉洋一分，於是各工人又羣起反對，在外分發傳單。傳單底話是：『敬啓者，現因漆業各店主扣取工人每工大洋一分。今漆業各工人都不承認，一致反對。請各老司務各盡義性，定於初一日（即十日）公議決定，一律暫停。目的達到，方可工作。』南北漆業工人同啓。『而各店主以爲本來各工匠每工資只有大洋三角三分，後來不過因爲米價驟漲，再加洋五分七毫，以資貼補。』並念漆業工人，貧苦者多，乃湊足大洋四角。

。而以此一分扣撥漆某公會，如有漆工病故，可以到該會領取棺木殮費，這樣對待工人，不得謂之薄了。雙方堅執理由，相持不下。聽說店主方面，已去請某律師為代表，分函到美界各捕房，預防決裂了。

國外勞動界

●英國礦工罷工風潮要解決了

英國這次礦工罷工風潮，自從八月抄發生，醞釀到一個月之多，才於十月十六日實現了。最先煤礦工人要求每日工資增加兩先令，家用煤每噸減少十四先令兩便士，投票決定以罷工手段，貫徹主張。罷工日期，則定於九月二十五日。政府方面提議工資問題交仲裁機關公判，減價問題則認為不能接受。礦工不承認政府這個提議，於是首相再提議工資問題，由礦主礦工雙方直接商議，以出產額底多寡，作為增資底標準，將罷工日期展緩一星期。嗣因雙方對於出產限底意見不同，終沒成議。首相於是再來調解，叫礦主重定出產限度，礦工再展緩罷工日期一星期。到了十月十一十二兩天，礦工大曾投票底結果，拒絕礦主提案者，占總數七分之五多，以為不准每日加給工資兩先令，則將根據前議，於十六日實行罷工。

礦工自從十六日實行罷工之後，十九日國會下議院底會議，政府堅持加給工資，應以增多生產額為準衡。工黨議員不贊成政府所提計畫給資決議，主張先行允許加給工資兩先令，三個月後，集合礦工礦主和礦務司底代表，合組工資委員會，共同決定礦工資主如何攤分煤礦盈餘底方法。雙方意見不合，國會議會是不能解決這問題。同時，角同盟底路工和運輸工，也都躍躍欲動，願為礦工後援。二十日，路工聯合會各級代表六十人，開會於倫敦，多數決議：政府如果不於星期六以前，和礦工開始談判，則路工將於星期日夜半（二十四日）也要開始罷工。運輸工人因要求每星期至少增加工資四磅七先令，也發令準備罷工，并宣告政府如其和礦工在四十八小時內，沒有顯明解決，則全國各業工界都要加入罷工運動了。

二十四日政府和礦工代表開始正式談判，二十六日正式磋商解決辦法。二十八日發表解決辦法，大旨說礦主和礦工兩聯合會，應各盡力聯合進行，以增多煤礦之出產。將組織地方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辦理此事。兩委員會應即籌定辦法，釐定工資以盈餘為依據，不以產額為基礎。倘明年二月底以前，將新辦法提交政府。在這辦法未籌定之前，按照下列基礎，暫時發給工資：最高額之兩先令工資，立即加給。到明年一月三日，結算今年十二月十私日以前五星期底產額，酌定所加的工資，到正月底，再酌定之。此後每月依照上月底產額，釐定所加工資一次。其增加工資，應以每星期輸出煤片數量底折中數作根據。如果超過每星期平均數（一九·〇〇〇）噸者為逾額出產。為使礦主和礦工雙方同負

增多出產的責任起見，條件中又規定，出產額不及增給兩先令的制定程度，那不獨兩先令的增資要照比例減少，就是礦主依法應得的餘利，也要酌減。這幾種條件，是政府和礦工幹事議定的，還沒有經過礦工投票公決過。本月一二兩天，是礦工投票表決依允的日期。據四日巴黎消息，投票結果，贊成接受者，三十三萬八千零四十五票。反對者三十四萬六千五百零四票。但是反對者不滿總數三分之二，不能繼續罷工，所以礦工大會已決議宣佈罷工停止了。

閒談

●特別大減價

呂聽民

前期的閑談欄內說：『工人做工壓死，家屬向那資本家去訴了苦，懇了情，勉強勉強地得了八十塊大錢的撫恤金……』以為不及那資本家的一隻瘋狗、很嫌人命賤的太賤。

那和這次唐山燒斃的工人六百名、巡警彈壓着他們的家屬，僅僅撫恤每屍六十元，就算完事，以彼例此，簡直又減去二十元。

這就叫特別大減價。

●看這一個可憐的黃包車夫的哀求

▲請先生勿再打我的頭呀！要打，打我的背！

戴曉雲投稿

我昨天下午，在黃浦灘遊。恰有一隻漢口的輪船進口來了，就泊在黃浦灘的河岸邊。

船裏有一位穿西裝的客人，手上拿一根衛生棍子，還帶有一口大箱子，怕有七八十斤重。他上岸，就叫一個黃包車，送他到英大馬路某仕宦行台裏面去。當時答應給他六個銅板的力錢，那車夫竟有六個銅板，馬上將客人並藤箱拖起不要命的跑。跑到南京路街中，跌足一倒，將客人與箱子都跌下了車子。這時候我也坐電車來了該地。見那客人開首就用棍子向車夫頭上亂打一頓。車夫用手攔阻，不覺觸在自己的頭上，見自己手中有血，而頭又疼痛，頭部破裂，即跪而哀求之，呼！饒咭！饒咭！請先生勿再打我的頭呀！要打，打我的背。

一九二〇，十，二八，

◎ 一個老板罵工役

陳為人

我前晚在麥根路時，看見一大堆的人，站著某店門口，我到那邊一看，原來一個老板罵工役。

老板罵：『你做事總不盡力，你每天做到午後六時，就去玩耍閒遊了。』

工役說：『我苦！難做！』

老板罵：『我有錢使得鬼拖磨，怕你做不到！』

工役說：『老板！苦！難做！』

老板罵：『難做，出去！出去！』

抗才好。

唉，你看資本家拿勞工比着鬼石待。合即嗎？平等嗎？勞工們，快些連絡起來抵

